

保守意念

牧師的願望

自由人

電子郵箱收到一則笑話。話說一位臥病在床的牧師，在彌留時要求見兩人，分別是總理杜魯多和安省省長韋恩。有關請求傳到總理府及省長辦公室，兩位達官貴人果然答應要求出現。在進入病房前，兩人竊竊私語，稱不知牧師求見所為何事，但也不重要，反正讓媒體知道他們多體諒民眾，定當頭條見報。進入病房，問牧師何事求見，牧師答曰：「我一生追隨天父及救世主耶穌基督。」兩人齊聲說：「阿門」。牧師接著說：「如今我希望能如救世主一樣，帶著兩位大賊大話精升天。」

安省居民有多渴望韋恩下台，從她只得一成二的支持率可見一斑。一個理財不善，不斷有浪費公帑醜聞出現，再加上政策推行失當，做成省民電費百上加斤的政府，理應受選民唾棄。作垂死掙扎的韋恩，急忙派糖拉票，例如 **25 歲**以下省民免費派藥；突然調高如醫院行政人員、大學教授等公營部門人員的薪金，加幅是工會也感詫異的百分之 **7.5**；宣布減電費兩成半；以及在兩年內將最低時薪調高至 **15** 元。這些動作，都顯示了韋恩為了拉選票，已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完全妄顧後果。

在自由黨強行推行欠缺周詳策劃的綠色能源政策下，安省電費倍增。如今為平民憤，先減去電費中的省稅部分，然後再立法進一步調低電費，務求達到減低兩成半的目標。反對黨批評這種急速減電費措施，其實是將整個電力系統的債項拖長 **30** 年，使利息增至 **250** 億元，無擬為下一代製造更大負擔。對於這些批評，韋恩的答案是，既然目前所做的都是為了下一代好，理應由下一代付出代價，不應由這一代負擔所有費用。她這一說法，與一名嗜賭的父母欠債由子女清還，有什麼分別？

再說最低工資，本來這一直是新民主黨的主要政綱，韋恩突然拿來作為自己的目標，首先於明年一月從目前的 **11.4** 元調至 **14** 元，到 **2019** 年再升至 **15** 元。在韋恩上台這 **4** 年裡，從沒見她有計劃調高最低工資，但突然在未有廣泛諮詢商界及勞工團體的情況下，宣布在一年半之內實現時薪 **15** 元的最低工資，步伐之快和幅度之大，都反映出她在垂死掙扎。

最低時薪的調整對經濟是好是壞，支持與反對的經濟學家各執一詞。不過都是理論為主，較為實質的詳細研究包括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於 **2014** 年的調□，結論是調高聯邦最低時薪無助於扶貧；另一項調□由西雅圖市政府委託華盛頓大學研究該市 **2014** 年調高最低時薪後兩年的影響，結果是時薪調高了 **3.53** 美元，但低薪工人因為工作少了而平均每個月賺小 **125** 元。如今韋恩要在一年半之內調高最低時薪 **3.6** 元，效果可能比西雅圖更壞。若她真的為省民好，是否應該先詳細計劃如何推行計劃，而不是一時意氣的說加便加呢？

牧師的另一願意是關於總理杜魯多的。他和韋恩一樣，只會慷他人之慨，人家說要告上法庭控告政府違反他的人權，提出索□二千萬元，杜魯多便馬上給他一千萬元，以為可以息事寧人。結果事件拆穿了，全國七成人人都反對他這樣做。

杜魯多本不想宣布賠償的，但被揭發，便不得不解釋。他說最高法院早已裁定卡德爾(**Omar Khadr**) 人權受侵犯，賠償只是遲早的事。但當年最高法院只要求時任政府作出修正行動，不是裁定賠償道歉，於是當年的保守黨政府把他從美軍關塔那摩基地送回加拿大繼續服刑，兩年後卡德爾重獲自由。

人權組織說卡德爾只是孩子士兵(**child soldier**)，罪不在他身上。不過卡德爾與孩子士兵有很大分別，他是他的父親精心栽培，準備加入聖戰的戰士，與非洲一些國家的軍閥為爭權奪利，威迫利

誘孩子當兵，然後用他們作人肉炸彈的情況完全不同。卡德爾當年可選擇投降，但他沒有，並準備同歸於盡。同樣，杜魯多可以選擇抗辯，但他沒有，結果國民的一千萬元便冤枉地花了。

www.theccca.ca